

文学史漫话

陈关荣

题记：当年中学未完便被送去上山下乡，从广州市到了海南岛五指山区。住茅棚、点油灯、吃木薯、喝溪水，开荒植树过了整整七个年头。期间每年被允许回城省亲一次。不甘于磋砣岁月，每逢回家便到旧书店以斤论价买一堆弃书带到海岛闲读。幸好寻得《唐诗三百首》、王力《诗词格律十讲》和游国恩《中国文学史》等经典。在白日劳作之余，晚上油灯下翻几页古籍、念一首旧诗。如此日复日、年复年，读遍了手边几部文学著作和一大捆杂书。当时觉得文学史特别有趣，最近抽空把当年随手写下的零散笔注整理出来，作了些订正和增补，留作铭记。

中国文学起源于诗歌。“诗言志、歌咏言”。诗这种文体始于尧舜，以《诗经》为代表。

《诗经》自西周起，不断由民间汇集和官方编撰，历时六百年，留下了今天的版本，共三百多篇。《诗经》分六义，即“风、雅、颂、赋、比、兴”。文学主体为“风、雅、颂”，即诗的本身，其中“风”指《国风》，细分为十五国风，“雅”包括《大雅》和《小雅》，“颂”则有《周颂》、《鲁颂》和《商颂》，而“赋、比、兴”则是阐述写诗的技巧。

《诗经》是韵文。同时期的一部传世之作是《尚书》，属散文。随后便是《春秋》，由孔子修订。《春秋》有“三传”，即《公羊春秋》、《穀梁春秋》、《左氏春秋》，后者亦称《左传》，是一部极具文学色彩的编年史。《左传》中最重要的内容包括《国语》，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，以及《战国策》，记录了战国时代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。概括地说，《尚书》记言，《春秋》纪事，为我国两大史书，也是两部伟大的文学作品。孔子推崇《诗经》，说过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，其中的“诗”指《诗经》。孔子尤其喜欢《诗经》里的“二南”，即《周南》和《召南》。他说一个人不好好学习“二南”，就会如面壁而立，为人做事不知何去何从。

说到孔子，当然不能不说他的《论语》。其实《论语》并非由孔子所写，是由他的弟子将听课笔记编辑而成。《论语》的思想和文学价值毋庸赘述，其中不乏名言佳句。记得当年读过片段，最喜欢的不是“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乎，不舍昼夜”，而是“子曰：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”。该句子后来演化出“岁寒三友”梅松竹的典故。记得1973年是我一生中最为惆怅失落的时段，10月28日留下七律一首：“饱阅风霜惯晴阴，青松自有岁寒心。卓然峭壁高枝在，俯视无言草木深。”今日不堪回首话当年，正是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？只是当时已惘然”（唐李商隐《锦瑟》）。

《论语》之后，陆续出现了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韩非子》以及《吕氏春秋》，为先秦“诸子百家”的鼎盛时期。“诸子”指老子、庄子、孔子、孟子、荀子、墨子等学术和思想代表人物，“百家”指儒家、道家、墨家、法家、名家等文学和哲学代表流派。特别是老子的哲学思想为道家的本源宗旨。其《道德经》中的名句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”字面上颇为直白，意思却深邃莫测。传说中的道教始祖太上老君就是老子。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，《道德经》是世界上除了《圣经》以外被译成最多外国文字的名著。

像《诗经》一样，战国末西汉初出现的《楚辞》也是一本诗文集，共十六卷。显著不同的是，前者中没有出现著名的个人作家，后者却成就了两位伟大的文学家，就是《离骚》和《九歌》的作者屈原以及《神女赋》和《九辩》的作者宋玉。

文学发展之初大致经历了“诗、辞、歌、赋”的阶段。《诗经》的诗和《楚辞》的辞之后，出现了各种祭祀、竞技和表演中需要吟唱的“歌辞”。汉代《乐府》中的歌辞达到了极高的境界。乐府本来是衙门之名，是采集民间诗歌的低微官府，但由他们整理出来的歌辞也统称为“乐府”。

汉代《乐府》是继《诗经》之后的民歌大汇集。它用通俗语言描写真实生活，由杂言趋向五言，是诗史中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。其《长歌行》中的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

伤悲”就十分通俗易懂。汉乐府中著名的《孔雀东南飞》则是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，与北朝的《木兰诗》合称“乐府双璧”。后人把它们和唐末的《秦妇吟》一起统称“乐府三绝”。

继歌辞之后，文学的另一种体裁便是赋。赋是韵文与散文结合的叙事文，在汉代盛行，故亦称为汉赋。宋玉之后的汉赋名家当推司马相如、杨雄和贾谊。司马相如的代表作《子虚赋》构拟了两个人物，就是楚国的“子虚”和齐国的“乌有”，彼此对话，巧配成赋。成语“子虚乌有”出自此典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在他们家乡四川广为流传，今日成都也称为“文君故里”。杨雄受司马相如影响较深，他的《羽猎赋》和《长杨赋》是西汉末期最有名的作品。贾谊早有才名，二十一岁受汉文帝封为“博士”，翌年升为太中大夫，写下的政论文《过秦论》、《论积贮疏》、《治安策》等在历史上有很高地位。他后来被贬至长沙，途经湘江时写下了《吊屈原赋》，流芳千古。他在长沙三年后又被征召回京。贾谊三十三岁英年早逝，但其文采与见识均深受后人赞颂。西汉时期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同时写下了《屈原贾生列传》，到后来东汉时期班固编撰的《汉书》中也有《贾谊传》。

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原名《太史公书》，顾名思义是记录历史的，但其书章文句皆为绚烂散文，深沉隽永，不同凡响。《史记》是中国第一部传记通史，共计一百三十篇、五十多万字，记述了从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期间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。它既是严格的史籍，又是极好的文学作品。司马迁与司马相如被誉为“文章西汉两司马”。

可是司马迁本人经历了一段惨烈残酷的历史。汉武帝在天汉二年派李陵出兵甘肃酒泉抗击匈奴，但李陵弹尽粮绝后降敌。武帝为之震怒，群臣亦皆声讨，唯司马迁为李陵求情。武帝迁怒，赐司马迁以宫刑。何等奇耻大辱！正如文王身陷囚室写成《周易》、仲尼困厄编纂《春秋》、屈原放逐乃赋《离骚》、左丘失明仍作《国语》、孙臆臆足尚修兵法、韩非囚秦留下《说难》和《孤愤》，司马迁以他刑余之身，忍辱负重，秉承父愿完成了一件天赋使命：写成了《史记》。现在重读《史记》，“字字看来皆是血，十年辛苦不寻常”。

1973年7月15日，我曾写下七律一首，大体上都是回顾这些逆境出雄才的故事：“曾嘲李白难行路，如今启步到吾曹。拒用韩非留孤愤，稽疏屈原赋离骚。乞归崔述空才智，哭返阮籍没蓬蒿。骥子龙文天下是，难得管乐遇桓昭。”

两汉时期，诗的成就很高。当时诗的主体是五言，其最初成形可追溯回汉代的《苏李河梁赠答诗》和《古诗十九首》。汉献帝刘协在位时年号“建安”，那个时代的诗文成就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，被誉为“建安文学”。代表作家主要是曹氏父子（曹操、曹丕、曹植），建安七子（孔融、陈琳、王粲、徐干、阮瑀、应玚、刘桢）以及才女蔡琰（文姬）。

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归功于曹操，他是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大诗人。曹操起初是汉献帝的丞相，后晋封为魏王。虽然身居高位，曹操的诗歌中多有描写战乱和民间疾苦的：比如《蒿里行》中有名句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；《短歌行》中的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”以及《龟虽寿》的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为人熟知。至于曹操的长子曹丕，他的七言诗《燕歌行》和文学专论《典论--论文》对建安文学的繁荣起了极大推动作用；三子曹植诗歌代表作有《洛神赋》、《白马篇》、《七哀诗》等。说到这里，自然会想起“七步成诗”的故事。曹操死后，长子曹丕欲以继位，他夺去二弟曹彰的兵权，逼四弟曹熊上吊，随后为难三弟：他令曹植在七步之内作出一首诗来，不然便要处死。曹植七步之内果然成诗一首：“煮豆燃豆箕，豆在釜中泣：本自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！”

“建安七子”中之佼佼者是王粲，他也有一首谴责战乱、同情民间疾苦的《七哀诗》，其中句子“出门无所见，白骨蔽平原”常常让后人感叹良多。

蔡琰，字文姬，是东汉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。文姬初嫁卫仲道，后守寡，值匈奴入侵，被左贤王掳走，下嫁匈奴，育有两子。十二年后，曹操统一北方，用重金将蔡文姬赎回，将其嫁与董祀。蔡文姬擅长文学、音乐、书法，留下《悲愤诗》二首和著名作品《胡笳十八拍》。历史上“文姬归汉”的故事被反复演绎，广为流传。

接下来的文学史延续到六朝。

六朝时代，即三国至隋朝的南方六个朝代（孙吴、东晋、南宋、南齐、南梁、南陈），均建都于今日南京（因而南京亦称作“六朝古都”）。六朝承汉启唐，文学昌盛，科技艺术也极其辉煌。东晋末期的诗人和辞赋家陶渊明广为人知，他的田园诗在历史上数量最多，成就也最高，其中有名篇《桃花源记》。其实，他还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写了大量饮酒诗的隐逸诗人，以“醉人”的语态来书写愤世嫉俗的檄文。他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故事家喻户晓。到了南梁，梁武帝（昭明太子）亲自汇编诗文集《文选》，后人称为《昭明文选》，内容除涉及《诗经》、《离骚》、《楚辞》之外，还涵盖有周、秦、汉、晋、宋、齐、梁七代诗文作品，实为史无前例之集大成者，是文学史上一大重要文献。

之后，文学史来到了登峰造极的时代—唐。中国文学之冠是诗，而唐诗为诗品之最。唐朝历时近三百年，后来清代康熙时期编撰的《全唐诗》共九百卷，近五万首诗，作者两千余人，可谓洋洋大观、不可一世。

初唐有四杰：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。其中王勃二十九岁英年早逝，留下的《滕王阁序》是宴会上即席而作的骈体诗序，被视为典范之作。他的诗句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毗邻”更为后人所熟悉。

唐朝鼎盛时期，有李白杜甫的诗、韩愈柳宗元的文、颜真卿柳公权的字、吴道子李龙眠的画—正是“空前绝后，君欲何求？”

“诗仙”李白和“诗圣”杜甫，同时开创了在中国文学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先河。李白出生和去世都比杜甫早十年左右，两人在年轻时见过两三次面，其时李白已是如日中天，杜甫还是初出茅庐。杜甫相当敬重“诗兄”李白，说他“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”。

李白一生基本上是流浪者，过着缥缈不定的生活，“五岳寻仙不辞远，一生好入名山游”。不清楚他从哪里学来的写诗本事，也没有记录说他参加过科举考试。杜甫说他“天子呼来

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，他说自己“我本楚狂人，凤歌笑孔丘”。可见李白算得上是一个天人或异人。

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，代表作有《蜀道难》、《行路难》、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、《将进酒》，另有《李太白集》传世。他的作品浪漫奔放、意境新奇；他的诗句行云流水、明快自然。他曾批评诗歌“自从建安来，绮丽不足珍”，自己则写下了许多平民百姓都能朗朗上口的诗篇，如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、“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、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。他还写了不少仁民爱物的作品，曾以律诗赠别一位农夫：“李白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，其情之深可以说是“无以伦比”。他虽漂泊无涯，却乐观有度，不开心的时候也潇洒超脱：“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。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。”李白诗篇传诵千年，众多诗句已成经典，如“片辞贵白璧，一诺轻黄金”和“功名富贵若长在，汉水亦应西北流”。

杜甫小时候父亲仕途失意，适逢战乱，一家颠沛流离，饱尝苦楚。杜甫初试进士不第，便去荡游各地。他旅途历尽艰辛，所见全是国破家亡、民生涂炭的悲惨景象。接着又逢安史之乱，他还被叛军擒获、押解长安。杜甫一生辗转曲折，晚年略为安定，便携家迁蜀，但后又折返湖南，病死湘江。

杜甫留下一千多首各种文体的诗，著名的有《三吏》、《三别》、《兵车行》、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、《丽人行》、《春望》。杜诗充分表达了对民间疾苦的同情和对当时残酷社会的鞭挞，有名句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和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风雨不动安如山”。他的诗在艺术上以丰富多彩著称：有豪情奔放的如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；有郁沉顿挫的如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”；有辞藻瑰丽的如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；有平白质朴的如“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”。杜诗格律严谨、精炼和谐。他有几句名诗，铭为我之鞭策：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、“为人性癖耽佳句，语不惊人死不休”、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、

“新诗改罢自长吟，颇学阴何苦用心”——阴铿和何逊是南朝的两们著名诗人。杜甫还开创了新乐府诗，后由元稹、白居易继承。

盛唐期间许多著名诗人中，李杜之后应数王维和孟浩然。

王维诗画双绝，人称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。他是佛教徒，但年老后隐居的长安终南山，却是道教之发祥地。王维有一个诗友祖咏，年轻时去长安应考，文题是“终南望余雪”，要求写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律诗。祖咏远望终南山，深思良久，写下了四句：“终南阴岭秀，积雪浮云端。林表明霁色，城中增暮寒。”然后就搁笔了，说“意尽”。考官很不高兴，给了他不及格。事实上后人多认为该诗完整优雅、余味隽永。我当然也很认同，在1974年1月1日写下七律《写作》，宣泄了一番感慨：“书贵风雅忌浮词，出言有典免招疑。勿将短句强为赋，宁把长文写作诗。如碍抒情当破格，若妨立意不循规。终南祖咏望余雪，世俗当时未得知。”

孟浩然一向被李白、杜甫和王维推重。他多写山水田园、旅游兴致以及隐居逸事，与王维并称“王孟”，为陶渊明之后的山水田园诗派代表。

到了中唐时期，白居易在杜甫去世两年后出生。据说他是神童，六岁便会写诗。但是他一生非常勤奋，曾说自己“昼课赋，夜课书，间又课诗，不遑寢息矣，以至于口舌生疮，手肘成胝”。据说他还经常先把诗稿念给老年人听，觉得对方能听明白了才拿去发表，因而他的很多好诗句都很平白，如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。白居易出名的故事诗有《琵琶行》和《长恨歌》。

说到中唐时代的文学，不得不说韩愈。他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文豪，兼兼诗文，传扬孔孟，倡导古文，被后人尊为“百代文宗”，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，著有《韩昌黎集》四十卷，《外集》十卷，以及名篇《师说》等。民间流传的口语“蚍蜉撼大树，可笑不自量”就是韩愈的诗句。

韩愈幼年命苦，三岁时父母去世后由兄长抚养，不幸兄长亦早卒，继由家嫂照顾。韩愈少时苦读，十三岁已能写出一手好文章。但韩愈不是应试能手，三次应考进士、三次应考博学宏词，全部落败。他第四次投考进士时，碰上与上次同一道考题和同一个主考官，于是他便自认晦气，缴交了同一份答卷，快快离场。谁知结果出来，他却是名列榜首！韩愈的故事成为科举历史上一大佳话，也是笑话。

后来和韩愈齐名的是他的好友柳宗元。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，与韩愈并称“韩柳”。他是山西河东人，故亦名柳河东，曾任职礼部员外郎，后来几经贬谪，曾降职为永州司马，写下了诉说民间疾苦的《捕蛇者说》，最后到了柳州做刺史。所到之处，山水田园风光无限，让柳宗元写下了大量优美华丽的游记，如《永州八记》。他一生留下诗文作品六百余篇，后来诗人刘禹锡为他编有《河东先生集》。

所谓“唐宋八大家”指的是唐代的韩愈、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和三苏（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、苏辙）。

欧阳修自幼家境艰难，母亲用荻草在沙堆上教他写字，后来有了成语“画荻教子”。欧阳修毕生的勤奋为后人津津乐道。一说他的学问出自“三上”——马上、厕上、枕上——他从不浪费时间。二说他功成名就，但告老还乡后还常常夜读不已，妻子笑他是不是还怕老师责骂？回应说是怕将来被年轻人责骂。三说欧阳修任滁州太守时，一次游琅琊山途中写下了《醉翁亭记》草稿，起首说：“环滁四面皆山也，东有乌龙山，西有大丰山，南有花山，北有白米山，…”为了修改得更好，他让助手把文稿挂在城门四周，广泛征询意见。因为欧阳修是大文豪，一直没有人敢发声。后来一樵夫说，你的第一句我已经明白了，后面的东南西北太啰嗦。欧阳修欣然接纳，还专门请苏东坡抄了一份改好的《醉翁亭记》送给樵夫留念。据说欧阳修经常到那个醉翁亭去，和民众喝酒取乐，自称“醉翁”，期间请大家为他的文稿提意见。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”，便出于此。

欧阳修培养了许多好学生，其中佼佼者有曾巩和苏轼、苏辙两兄弟，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。此处先记述北宋名家王安石，再回来说欧阳修的三位学生。

王安石集政治家、改革家、文学家于一身。他为官时政绩显赫，于嘉佑三年被封为度支判官，进京述职后提呈了一份万言奏本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，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，可是未获接纳。后来，王安石两次被封宰相然后又两次被罢黜，最后变法失败。文学方面，王安石在诗、文、词方面均有杰出成就。他一生潜研经学，著书立说，创有“荆公新学”，被誉为“通儒”。

欧阳修的高足曾巩可能不为世人熟识。他资质聪慧，兄弟们说他“十二岁能文，语已惊人”、“生而警敏，不类童子”、“读书数万言，脱口辄诵”。曾巩二十岁入太学，上书欧阳修并献《时务策》。可是他不谙应试，屡考不第，直至入欧阳修门下，才登科进士第一。欧阳修对这位学生极为赞赏，说：“过吾门者百千人，独于得生为喜。”

其实欧阳修最得意的门生是苏轼和苏辙两兄弟，特别是苏轼即苏东坡，他才华横溢，是文学家中之全才：古文、散文、诗词、书画，无一不能、无一不精。这里单说苏东坡的词：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和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都是千古绝唱。“万事到头都是梦，休休，明日黄花蝶也愁”和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亦很感人。

说到宋词是需要大挥一笔的，因为宋词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，与唐诗并称“双绝”。

唐末到宋初之间是为期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历史时期。期间蜀人赵崇祚编纂了一部词集《花间集》，共十卷，收录了温庭筠、韦庄、皇甫松等十八位花间词派诗人的经典作品，并选录了唐末五代词五百首。《花间集》是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词选，有很高的历史地位。

宋代豪放派词人则有辛弃疾、苏轼、岳飞、文天祥等，多写豪情壮志精忠报国的感慨。辛弃疾的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和“想当年、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”实是回肠荡气，岳飞的“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”更是慷慨悲壮。文天祥留下诗词千多首，其中诗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气贯长虹。

宋朝还有一大批婉约派词人，包括欧阳修、晏殊、柳永、秦观、李清照等，以及南唐后主李煜。女词人李清照的词句特别婉约柔美，譬如“花自飘零水自流，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。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”。只是没有想到，她也会写出气壮山河的豪放诗句：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”李煜是南唐最后一位国君，精书画、通音律，尤以词的成就最高。宋兵攻下金陵后把他俘到汴京。那段日子他写下了许多伤怀故国的词句：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、“独自莫凭栏，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”以及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。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”。宋太宗憎恨他这些词句，命人在宴会上下药，将他毒死。

我特别欣赏南宋诗人陆游，历史上他留下诗词数量最多，曾自诩“六十年间万首诗”。陆游号放翁，浙江绍兴人。他“年十二能诗文”，也曾习武练剑并研读兵书，苦学而仕进。中年更是跃马横戈，阅历军旅生涯，留下过许多气势磅礴的抗金救国诗词名句：“三更抚枕忽大叫，梦中夺得松亭关”、“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”、“国仇未报壮士老，匣中宝剑夜有声”、“一身报国有万死，双鬓向人无再青”。陆游与唐婉凄美的爱情故事，特别是他们沈园偶遇留下的两首词《钗头凤》感动了不少后人。多年后陆游重游沈园，更写下了令人断肠的诗句：“梦断香消四十年，沈园柳老不吹绵。此身行作稽山土，犹吊遗踪一泫然。”陆游的一些名句如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、“何方可化身千亿，一树梅花一放翁”，以及“人才衰靡方当虑，士气峥嵘莫可非”，全都清丽流畅、脍炙人口。陆游一生中几经宦海沉浮，曾因壮志未酬而悲愤动容：“胡未灭，鬓先秋，泪空流。此生谁料，心在天山，身老沧洲！”他最终退隐山阴二十年，八十五岁离世前留下《示儿》一绝：“死去原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毋忘告乃翁。”1969年8月18日，我写了一首七律缅怀陆游：“千古风流号放翁，从戎壮岁报国身。贤良竟亦成迁客，诗赋何以扭乾坤。伤别两阙钗头凤，喜迎一曲谢池春。流年虚度遗侠骨，梦断关河有回轮？”

民国之前的几个朝代更迭是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。在唐诗宋词之后，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到了元明时代的曲艺杂剧和清代的章回小说。

中国戏曲最早的成熟形式是宋元时代的南戏，而第一个繁盛期是元代的杂剧，代表人物是关汉卿。关汉卿的《窦娥冤》、《蝴蝶梦》、《望江亭》和《拜月亭》广为人知，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和高则诚的《琵琶记》对当时戏曲的发展很有影响。王国维《宋元戏曲史》对此有很好的总结。中国戏曲的第二个繁盛期是明清传奇，其中首推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。清初京城盛行昆曲与京腔，乾隆中叶后昆曲衰落，而京腔兴盛演变成京剧。

元、明、清时代有四大名著，大家耳熟能详：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，毋庸赘述。此外还有明代的《金瓶梅》和清代的《聊斋志异》、《老残游记》、《儒林外史》等。

本文作结，还要提及晚清诗人龚自珍。他的《己亥杂诗》是一组自叙诗，取题广泛，其中一首多年来给了我不懈的激励：“九州生气恃风雷，万马齐喑究可哀。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。”